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金台全傳 第三十一回 段一刀遇強而弱 石頭陀逢硬而鋤

話說金台一想，這個人來得古怪啊。有貨不賣錢，是何緣故？即算不賣，也只消好好回報，這樣惡狠狠什麼意思呢？列位，那金台見了兇人總不動火的，直要拳頭打到身上，然後跌得他昏頭搭腦。此刻，金台便笑迷迷叫聲：「店家，開了肉店，有肉不賣，敢是欺侮俺麼？」段龍聽說，立起來圓睜二目看著金台想道：「待俺將他打幾下，又奈他是個短身材，受不起俺家拳頭。但是他只管在此惹厭，引得我這個拳頭癢起來了。也罷，看他打不起的，只好忍奈幾分。」便說：「你這人敢是呆的麼？有肉不賣錢，由我的主意。」金台道：「既然不賣，開什麼店？」段龍道：「呀，輪得著你來不容我開店麼？」段龍此刻氣昂昂，倚仗平生本事，說道：「呀，小亡八，敢來太歲頭上動土麼！」便飛身出來，凶如虎狼。那曉得金台已先抵莊，就將筐籃交與官官，叫他不要心慌，官官提了籃立在街前，叫喊地方。片刻之間，便湧上了無數看客，多是接耳抓頭講張。那段龍要打金台，飛身跳出櫃來，正要動手，看看金台又短又瘦，實在打不起，只算把他打死了，也不算希罕，到底提不起手來。金台一想，便要打架的樣子，問道：「這塊肉賣與我罷？」段龍道：「呵呵呵，必要我的肉吃麼？也罷，俺立在門檻上，你來打我的肚皮，如若三拳打倒，不要錢的，你拿了肉去。三拳打不倒，你便怎麼樣？」金台道：「不要三拳，只消一拳便倒。」段龍呵呵道：「看你身不滿七尺，力不上十斤，講得好大話！一拳打不倒呢？」金台道：「二拳打倒不要你的肉，輸十兩銀子與你。」段龍道：「賴了呢？」金台道：「男子漢大丈夫，這些小事直得賴起來麼？」段龍道：「呵呵呵，好一個男子漢。」心中想道：「我這身體諒他一百拳也打不倒，十兩銀子穩穩的到手了。」段一刀自仗本事高強，妄想金台十兩銀子。寬下衣服，望著店中一撩。街上閒人擠得了不得，言三語四，不必細表。那段龍想這十兩銀子到手，寬下了衣，露出了身體。金台一看，心內想道：「看他的身上雖然肥胖，但是浮肉不中用的。肚皮雖大，只怕經不起打。」段龍朝外立在門檻上，兩隻手柱在腰下說道：「打得我翻，拿了肉去。」金台說：「來也。」便搗搗衣袖，照定他的肚子上邊輕輕一拳。段龍那裡當得住，便朝天翻進店來，眼前一陣烏黑。閒人個個多贊道：「好的，好的，看他不出，瘦格伶仃，本事倒強的。」金台叫聲：「列位，我是不用力的啊。方才若用一些小力，管教他一命嗚呼。」多道：「嚇嚇，還只勿曾用著氣力的，這也好得勢，實在真本事。」段一刀狗入的，平日間好像杜天王，總不許別人開肉店，今日報應來了。」這宗同行朋友多被他趕得光打精來精打光。內中有個錢會如，一個懷聖揆，一個周楚培，一個顧德山，走將過來叫道：「好漢朋友，我們多是開店賣肉的。自從段一刀開了肉店，勿許我們開哉。求你索性打殺了他，我們同行朋友大家公分見人頭，一兩一個謝你可好麼？」金台道：「啊，列位，這個使不得，打死了人總要抵命的啊。」多道：「勿番淘，且等抵起命來再講。」金台道：「什麼說話！」便走來看段龍。見他朝天跌倒，不能開口，呼呼的喘，氣阻咽喉，面孔漲紅，道：「段一刀，如今你可認得我否？為什麼恃強不許別人開店賣肉？難道你要活命別人不要活命的麼？」段龍道：「啊唷唷！好，好，好漢，如今悉聽他們開店便了。」金台道：「有肉在店為何不賣與我？」段龍道：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送與好漢便了。」金台道：「將本求利，那個要你送！只問你要死要活？」段龍道：「蟻螻尚且貪生，為人豈不惜命？」金台道：「哈哈，我且容你多活幾年罷。」就在他的小腹上邊輕輕揉上幾揉，把他的身體翻轉來，腳尖頭向他的肛門邊挑上一挑，說聲：「起來罷。」段一刀喊聲：「啊唷」，骨節俱鬆，一些疼痛全無。立起身來深深打拱說：「在下不知好漢本領高強，冒犯虎威，多多有罪了。」金台道：「好說。」段龍看見眾人觀看，滿面無光，就在壁上除下肉來送與金台。金台說：「我非吃白食之輩，肉該多少錢待我還你。」段龍道：「好漢又來了。比方好漢一拳打不倒段龍，也要算輸與我十兩銀子。如今段龍輸了此肉，禮當奉送。若要一文錢非為人也。」眾人聽說，多道：「說話公平。」多參答金台拿了肉罷，便紛紛走散。自此之後，段龍永不行霸。講到金台拿了肉尋著了外甥，將肉放在筐內，又買魚買些零碎菜蔬，瓶中盛酒，一同回去。娘娘燒好了四樣葷素菜蔬，擺在靈前享祀丈夫，點了香燭，在後斟酒。娘娘悲悲切切，拜了官人。手搭靈台，哭了幾聲。七歲官官也來拜了。孤兒寡婦最是傷心。金台也拜了幾拜。官官在旁謝金台，又把紙陌黃灰次第焚化。少停，祭祀已完，娘娘收拾進去。死的吃了，活的也要吃的。同胞姐弟分什麼嫌疑，故而一桌而飲。再把衷腸細講，一言難盡。

講到徐堂的住屋雖小，卻有四間。外邊一間坐室，裡首一間廚房，一間是娘娘的臥房，還有一間本是空的。此房原不是徐堂造的，是白揚莊上的。房東那年租與徐堂的。租錢按季來收。那徐堂只得三個人，用不著這間房子，故而空在此的，金氏娘娘極其能乾，就在空房中收拾收拾，打成一個草鋪與金台安睡。早又是薄暮日西，金氏娘娘點了燈，安排夜膳，三人吃了，兄弟閒談。同胞姐弟離別多年，今日相逢，你一句我一言，那裡講得盡。說到其間，娘娘叫聲：「賢弟啊，我今不幸丈夫亡故，無戚無親，一無靠旁。欲歸故里，身子難動，在此終沒下場。難得今朝你到來，你道在此好呢，回去好？兄弟須當作一主張。」金台聽說，想了一回，叫聲：「姐姐，這句話倒是兩難之事。論起禮來自然回去的好，但是你乃女流之輩，路遠遙遙，如何走得？我又回去不得，難以伴送。吾勸姐姐且耐心些，此間暫且住住。我好朋友多，揀一個心腹至交，托了伴送還鄉，姐姐可好麼？」娘娘道：「啊，兄弟，既是你這等說法，為姐的且再住幾時便了。但是我孀居無人照管，賢弟各處奔波，不如吾們姐弟相依的為妙。」大娘的說話是真好，那曉得二老官馬日馬星坐命，最喜跑的。若講常住一方，實在住不牢。便叫聲：「姐姐有所不知，做兄弟的還要別處走走，尋幾個朋友。若還住在這裡可不誤了我的終身大事了？只好來來去去，去去來來。若尋著一個相知朋友，我就托他到此伴送姐姐回去，一樁心事就丟開了。若要我打常住在這裡是斷斷不能的。」娘娘見他執意如山，不好再說，又講了幾句閒話，收拾完成，大門閉好。金台先進房中關了房門，仍舊坐功。娘娘領了官官，拿了燈火走進房去，伏侍官官先睡，自己燈前做針指。

鄉下地方無更鼓的，約來二更天光景，丟下了徐氏。且說那兇惡頭陀要來挪胎。等到夜深人靜，便手拿一小包，認明路徑，灑開大步一路而來。到了那獨家村上，已交三鼓。頭陀說道：「啊彌陀佛，這裡是了。」便舉手一推，大門緊閉。只見東首半邊一堵泥牆，不免越牆而進。先將小包裹望著牆內一丟，「撲禿」一聲，落在庭心之內。這個所在就是金台臥房之外。金二官人還在坐功。未曾安睡。聽得庭心內「撲禿」一聲，不知是鬼是人，就把燈火吹滅，側耳細聽。又聽見庭心內「撲」一聲，金台一法要當心了。細細聽來，一無響動。只道是姐夫出現。且說那頭陀逾牆下落庭心，一看四面無人。娘娘的臥房同金台的臥房斜對面，當中一個庭心。兩聲「撲禿」，娘娘也聽得分明，口內不言，心中思想：「好奇怪，自從丈夫亡故到今，從無響覺，決不是鬼魂出現呀。莫非是個穿窬輩來欺我孤兒寡婦？」便滿身發抖，那花針多拿不來了，呆呆靜聽。聽了一回，亦無響覺。伸伸懶腰，便靠在桌上打瞌睡。再說外面這惡頭陀跳下庭心，周回一看，心中想道：「不知那裡是女菩薩的臥房？不知女菩薩睡也不成？」只見紙窗中映出燈光來，便走近去窗縫之中偷看。一看，燈前娘娘坐著，心中暗暗想道：「此刻因何還未睡呢？他若不睡灑家只得等候一回了。」便立在窗前等候。早又是東方月上，光甚皎亮。等了一回，又在窗縫中一看，只見娘娘靠桌而臥。頭陀想道：「怎麼不要寬了衣服好好的睡呢？」等得頭陀不奈煩了，便推推門看。一推，兩扇房門緊緊關著，他就將包兒放在地上，取出一把純鋼刺刀拿在手中。這是挪胎器具，鋒利非凡。每逢挪胎的辰光，堂客勿喊呢，他慢慢的挪。若堂客一喊，恐怕旁人共起，他就一刀挖開了肚皮，拿了絨塊就走，所以有把刀的。他今朝惡貫滿盈，偏撞著了貝州好漢。鄉下的房子勿牢實的。頭陀拿了刺刀望門縫裡撥脫門門，輕輕推進。一響驚醒了徐大娘了，便回頭一看，好不慌張，啊呀一聲，連忙立起，定睛一看，原來是門前經過這狼和尚。娘娘唬得魂飛魄散，身子亂抖。也不得知他是挪胎，總認做偷婆娘的，便兩手朝前，身軀仰轉，叫聲：「和尚啊，你是個出家人，佛門弟子修行的，不要起貪花愛色的心。我們是異鄉的寡婦孤兒，苦極萬分，望你慈悲為本，方便方便，見憐我未亡人罷，勝造浮屠七層。」頭陀道：「呵呵呵，女菩薩，灑家今夜到來，並不起貪花愛色的心，何用害怕呢？出家人不是這樣的。」娘娘道：「呀，既非為此，寅夜而來是何緣故？」頭陀道：「呵呵呵，女菩薩有所未知，灑家名喚頭陀，修行了三十載，行走恐傷螻蟻的命，燈火尚罩，愛惜飛蛾，單單見不得女人有身孕。若見女人有了身孕，呵呵呵，灑家就要把他挪的。今日日間在你門前走過，見你肚大腰粗，此刻特

來取你長生貨的。你這裡鄰捨不有，叫之無益，何須喊呢！好好的悉聽灑家把胎腹挪罷。」娘娘聽說，一堆蹲倒，骨頭多酥了，便高聲大叫：「親兄弟，快快前來救我。」頭陀道：「呵呵呵，女菩薩休來唬我，灑家已在前村打聽得明明白白的了，沒有弟兄，新死官人，家道窮苦，親戚住居湖廣，你在這獨家村上，叫破喉嚨中什麼用？啊彌陀佛，灑家動手了啊。」娘娘又喊道：「啊呀，兄弟快來救命啊！」頭陀道：「呵呵呵，那裡來的兄弟啊？」便走上前來笑呵呵就把大衣寬下。

再說金台聽得姐姐房中連叫救命，他就立起身軀往外走。到娘娘臥房門口，只見一個長大頭陀叫聲：「女菩薩，喊他則甚？灑家揉了胎就要去的。若再聲張，你的性命就難保了。」外邊金台大怒起來了。幸喜房門開端正在那裡，大步灑開，趕將進來道：

「狗頭陀休得無禮！俺貝州金台在此，還不快走？」金台想：「捉賊不如放賊。仰我唬退他罷。」那曉得石頭陀不怕，答轉身來呵呵冷笑：「若說金台，灑家先要拿你。」便狠狠拳頭打將過來。貝州好漢梟開，便回手一拳，頭陀招架，雖然長短要差三尺，那金家二叔的本事大得多來。石頭陀吃不消了，便一交跌出房門，眼白洋洋，動不來了。金台道：「頭陀啊頭陀，出家人不去修行念佛，造此大逆，豈不罪過？方才見你惡狠狠，這般光景，不知有多大的本領，那知上得俺家之手，可曉得貝州好漢利害否？」

回頭一看，細細尋覓姐姐不見，那裡去了呢？便移燈一照，只見姐姐躲在暗中，還在那裡發抖。金台叫聲：「姐姐，不必驚慌，惡物已除，永無後患的了。」此刻娘娘略定了心，略住了抖，喘呼呼說道：「再不想為姐的今宵有此禍災，千不應該，萬不應該，不應該立在門前望你外甥，這個頭陀走過，被他看見我是重身，故而今夜前來挪胎。若沒有你，我這殘生活不成了。」金台說道：「原來姐姐立在門前，頭陀見你重身，故而連夜前來行事的。所以有句古人說頭，婦女不可立門前。姐姐啊，自今之後，休要如此。我又不能常久住在此間，雖只那頭陀性命難保，尤恐還有頭陀。姐姐是少年寡婦，須要防備的。倘然有什麼急切之處，為弟的又不住在跟前，叫不應地，叫不應天，獨家村上有誰憐惜呢？」娘娘道：「啊呀，兄弟啊，為姐的乏人照管，故而叫你住在此地，你又不肯。」金台道：「這是實難從命的。」娘娘回轉身，向牀中看看官官，只見他精赤條條，抖個不停，身如水冰。金台與頭陀打鬧之時，慶郎已經驚醒，看見他們打架，唬得魂不附體，抖倒在牀，哭不出聲，慌張而泣。娘娘叫聲：「兒啊，不妨事的，不可害怕。」金台道：「啊，外甥，那個惡頭陀已經被我打倒，九死一生的了。你放心安睡罷。」官官道：「果然麼？外甥起來看看。」便披了衣裳，娘娘手內移了燈，與金台同出房來，只見頭陀倒在地上，方才還有三分氣息，此刻全然沒有。娘娘是恨毒的了，看見一把刺刀，連忙拿來照著頭陀肚皮一刀，鮮血淋淋，這狼心和尚就歸西了。

列位，若講石頭陀被金台打了一記翻肚，金台原手可以救得活的。這辰光肚皮上有了漏洞，就是金家二叔名功拳師罰咒，救不活的了。也是他惡貫滿盈，應該今朝死在婦人之手。這樁事情認真起來，金氏娘娘應該問罪。一則來鄉村僻地，夜靜更深，無人知道。二則來頭陀與這大娘前生因果，今世相逢冤冤相報，理所當然。金台乘著月光走出門外，約有一里路，只見一個河面，他就轉來，把他一把刺刀仍舊打在包古之中，背了頭陀屍身，悄悄丟入水內。金台也有一個移屍之罪。只為與民除害，非但無罪，而且有功。此刻無人得知，功也勿功，罪也勿罪了。石頭陀的身體隨水而流，過了幾日，地方官知道，差人緝獲凶身，金台已往別處去了。做了一樁疑案，交代分明，後書少表。

原要說英雄回到姐姐家中，約來已有四更時候，覺得肚中空碌碌，就將酒飯充饑。母子二人安心同睡，金台略朦了一朦。來朝天曉，穿衣梳洗吃飯。閒文不必細講。金家二叔勿定心相住，身勿牢了就要走哉。便取出花銀五十兩送與姐姐，聊為日給，說道：「耐心些住在這村上，少不得為弟的就來安你，商量扶柩回裡便了。」娘娘聽說，淚汪汪叫聲：「兄弟啊，你生得好硬心腸，即使你不能久住，一頭半月何妨呢？那裡有昨日來得，今日就去了？全非同胞樣子。」官官道：「母舅，娘親命苦，父親先亡，一個親人多沒有，單單母子二人，母舅為何如此性急呢？難得來的呀，暫居幾日是不妨的。」要知金台如何回答，請看下回分解。